

登

壇

必

究

登壇必究卷十六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軍制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兵農爲一無事則
負耒而耕有事則荷戈而戰何民而非兵何兵而
非民耶井田廢而兵農分後世沿革不常代有利
病大畧載之簡編者可考而知已我 朝宮禁有
衛京城有衛自畿甸以及遐方衛所鱗立所設軍

士俱有定數無非寓兵于農使各爲備此 祖宗
畫一之法美善之規藉令恪守遵行雖萬世無弊
可也迺比者行伍空虛徒存尺籍清勾之法旣壞
占役之弊滋煩此軍伍之不振而戰守之無資也
奚惑哉一遇寇亂非召募則征調征調不可常召
募不易使費軍需而鮮實用患孰大焉故欲無募
調當復軍額欲復軍額當先屯田先屯田以足食
復軍額以足兵此相須之機也於是輯軍制

軍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

起軍旅以作出役

功力之事

以比追

逐寇

何盜捕賊

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

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邱文莊曰此卽五家爲比五比爲闈四闈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及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

有夫有家婦爲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也也唯田與追胥竭也作行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

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

為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

盡行也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遠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懼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解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

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

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

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

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師文莊曰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人無窮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有任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間服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歛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

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
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
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
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
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
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
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於人而不

得勝矣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
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推晉之價豈
可得哉

吳徵曰伍一比也兩一間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
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
師史者也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
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
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
大夫之屬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
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
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
爲比閭旅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
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
有事則豎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
子繼無掃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
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罷兵之患先
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

四夷豈非制軍
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

胡安國曰作邱甲益兵也為齊難作邱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長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
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邱甲之罪大矣王者之
制諸侯不得擅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
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邱文莊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讓于齊之內攻而
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
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邱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
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
復春秋作邱甲之書其

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
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
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
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畿方千里有稅稅爲田租有賦賦爲發賦歛之財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爲甸十爲采采十爲衛
衛十爲蠻蠻十爲蠻蠻十爲蠻蠻十爲蠻蠻十爲蠻蠻
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
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爲州州有牧
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
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
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
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
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一夫率之
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
選焉

鄧文莊曰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
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
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

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
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好戰
亦未嘗忘戰制爲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
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尚
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備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
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爲帥帥故萬人爲

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獾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

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家

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

畫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若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

三萬人以方箱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踈蹙之兵

李觀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向高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鄉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福禍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振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

邱文莊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畧於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祿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謂諸長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謂之羽林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師林羽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上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謂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謂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邱文莊曰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盤庚夏冠毀姦先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統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擬也邛考占制王宮在南故漢德官之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卽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卽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三十三年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于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罷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軍官以給代者也

邱文莊曰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畧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邱文莊曰唐一代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眞時總置折衝府凡天
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
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叛韓黥七國
陳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
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至烹狗之論古今已選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于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蓄貲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日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邱文莊曰史謂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亭驛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墜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5文肅曰歐陽修謂夫置兵所以上亂及其弊也
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達至于
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
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下弱而方鎮強而唐遂以
亡故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
獨勢使之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幣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

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
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
之曠騎柰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
宗族不自重信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縉使
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
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
中常與卿議之

邱文莊曰李泌之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
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然後不
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
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

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
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
也
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藉者眾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
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
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

邱文莊曰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情
而不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

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甯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甯以後募兵雖眾而土宇

日蹙

邱文莊曰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躡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

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寡而千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管二名小總管十名管領分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如漢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效弊往往皆出有司之慮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遠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 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 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

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

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

邱文莊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
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戍更
漢之戍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必欲
復古之制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
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
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
遠雖曰寓兵於農賑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
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
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
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
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弊
舉其偏而振其所廢陞_平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入_平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
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_平不得不_平之
所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產健
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_平唐自天寶

未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罔鶴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發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尙敢以拒王師況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 文皇建都於此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卒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請勾而法司亦往往請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入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

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履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參養之徒蓋有聞矣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卽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或在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罰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進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意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延康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兩去其一或五兩而取其三兵不番成糧不調運歲

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都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塲月一點操之每府又屬平衍地爲一大教塲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塲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設馬政工部遣官陶軍器事竣各具實冊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籍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廄不及數者合諸其隣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自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牧預爲倉塲積草料于近廄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治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育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番所出百役

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失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向舊積耗幾向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雇役之值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錢雇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是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牧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用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課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資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

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攝夷狄其于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大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恣段藉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政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資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敷國恩論取微體其歡欣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攝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爲宜補偶起廢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賢請焉

兵部尙書張公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
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
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
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旣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
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
卽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
曾未有隸尺籍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
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
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海道副使譚公繪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
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
然浙中如宣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
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
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
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
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
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
食糧則反爲疲瘡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

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取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

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者行革退卽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卽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下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容隱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同一體選補務使食

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
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
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
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
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
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
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是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
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

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朝大明律一款云

云夫

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
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
勝爲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
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
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
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
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
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
軍士非閃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

有敗馭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

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
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
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總設督提

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亦不能正
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不堪用不容不
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常則
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鄰援
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
糧額此相須之事也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

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似宜遠稽

太祖

云

之言

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勅兵

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

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後有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死或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

戴罪殺賊視後次大小而量處之若隊伍敗壞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

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

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究

孰甚於此此弊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
不用軍以戰則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
非廣募調何人以布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
所窮而倭寇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
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
遠爲近則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
官謫戍但逃殺之例著爲定法此非變
禮宗

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以上實
軍伍

輯經武說

王鳴鶴曰天下幸而無事則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則所重在武武所以戡禍亂靖邊疆威服百蠻而綏安中夏者也古之聖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事常爲有事之備經武之道不可不預見之經傳者可考而鏡也故曰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由斯以觀古人何嘗一日置武而不之講也近世承平既久學士大夫厭言武事遂令豪傑智勇之士束手繫足而不復展隆萬

之際陵夷甚矣一遇烽燧之警尋且議將議兵議戰議守如目前海外之役垂十載而未得息肩可慨也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以行師之久爲戒後世而今何時也財匱力竭憂在蕭牆天下之勢幾于累卵語有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經武者尙念之哉

經武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卦節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

大禹

○臧厥渠魁脅從罔治

刑

馬文莊曰以上三條詳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刑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放於後則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于始也

即文莊曰靖言雖非經意然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

也

亡推亡固

存邪乃其昌

秦說曰諸侯之賢德者佈之輔之忠良者願之遂
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賊者攻之亂者
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
固存者佈輔願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
存邦國者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
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佈輔願遂爲善者必
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爲不善者爲人所侵也聖
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
之道則蒞而固之

即文莊曰賊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
衰弱而或馴至于喪亡乃兼之侮之豈天道哉豈
聖人之心哉意所謂弱者亡者乃爲不善所致而
非爲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墮有禮覆昏暴蓋所
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
則上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道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秦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量義意古者兵書之詞武王舉以剛俊商之必克也
杜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較善
惡也度義較勝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同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欲
子文莊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爲人上者其毋歸民之所欲哉吾拂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爲之主哉民不欲吾爲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爲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牧誓

蔡沈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

邱文莊曰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
口誦而心維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
之馭六
馬焉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少儀

程頤曰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
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謂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
險請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
而成且兵事
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同上

鄭元曰兵車不以容禮

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
閑居

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詳等列頒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

莊十年九年

鄭文莊曰此言器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

下宣十二年

鄭文莊曰此語

左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隱二年及桓十八年

臣文莊曰此三言教梁傳凡兩見雖為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

音服 隱五年

陸德明曰不填服于來服者不服填厭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僖二十二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

有武備

襄二十五年

○懷惡而剖雖死不服

昭四年

○君不

為匹夫與師

定四年

○左傳眾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

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

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並隱

四年○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四年

○戎輕而不

整食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九

王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十

年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

辭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臧是也而以伐人其喪

師也不亦宜乎並隱十一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同行也

飲至到也舍置也爵酒也策勳勳勞也禮也桓二年○師克在

和不在眾桓十一年○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桓十
七年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莊三 ○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莊十 ○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莊十 ○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莊二

年 ○輔車 輔頰 相依唇亡齒寒 僖公

鄧文莊曰公羊穀梁二子皆載唇亡齒寒之語而左傳如請車相依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兢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

並僖七年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僖十年

○古者大事必

乘其產

謂馬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

並僖十年五年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僖十年九年

○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僖二十年十年

○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無謂邾小

蠶蠶有毒

並僖二十二年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

僖二十四年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乎○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並信二十五年

○軍志曰允常則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馬文莊曰凡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是書今亡矣夫幸其言猶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爲法

師直爲壯曲爲老

並信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

○因人之力而敵

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信三十年

○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信三十三年

○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

易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並信

三十三年

○諸侯敵王所愾

愾

而獻其功

文四年

○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

文十六年

○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

○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

並文

七年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並文十二年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

文十五年

○我能

往寇亦能往

文十六年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宣四年

禮記曰責公不先
以禮治之而行後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

宣十
年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成師以出開
敵疆而退非夫

非丈
夫也

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邱文莊曰此

武之七德

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也並宣十二年

○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

宣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

成四年

○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

從眾

成六年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並成十六年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

以刑

並成十七年

○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

襄三 年 ○謀之多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 ○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掎之掎其尾也與晉陪也之襄十四年

郭文莊曰荷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慮雨也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 ○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虛小國之大災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

也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並襄二
十七年 ○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字

昭二年

○五大

謂五官

不在邊五細

謂五官之屬

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並昭十一年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昭二十二年

○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

昭二十三年

○乘亂不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

勞也

以罷

與廢同

之多方以誤之

昭二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

定五年

○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定十年

○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

哀元年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

於城城保於德

哀公

邱文莊曰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近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故勦其要語載之以爲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節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顯類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

聚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

聚

玩則無震

懼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

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舉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木矣○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即文莊曰萬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存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不必其成功

○聖人有誅而

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累師不越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於輕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
瑕者墜○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
必故無功○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
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
退止如邱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
恆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歸文莊曰經傳諸子

言及武事者僅此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持拳救關者不搏搯批抗

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善戰者其因勢而利
導之○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於穴中將勇
者勝○婁敬曰夫與人鬪不揜其吭拊其背不能全
勝○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
於萬全○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
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趙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喻達同度○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于內不可不
謹○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不勝○戰不必勝不苟
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眾○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
慮敵○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班超
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虞翻曰志不求易事不避
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皇甫

嵩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邾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陸抗曰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蔣濟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譙周曰射幸數跌差也不如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廖化曰智不出敵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羊祜曰兵勢好合

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韋孝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邢巒曰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李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目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

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邱文莊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財奕者之譜也譜說爲之法再用之以應變倘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鼓備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邱文莊曰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也禦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有功見之人必悅勸○將貴專謀兵以奇勝○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慰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全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事有

便宜而不拘其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眾情進退死
生惟將所命○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臨之以威則
肅而不怨○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
令不二○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將欲安邊先宜積穀○陳實曰
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范仲淹曰將不擇
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又曰將不知古今匹
夫勇耳○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蘇軾
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鄒浩曰兵家之事

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岳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稟技曳柴以敗荆莫敖探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
者靡不敗○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余端禮
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
俟其機○程子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
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
之道○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兩軍相向必

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朱子
曰廝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邱文莊曰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爲將者以
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
堅敵
矣

又曰廝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者
便贏立不腳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
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邱文莊曰程朱道學大僞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
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輯軍情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邊圉有事則荷戈而戰無事則負耒而耕是以無遠征久戍之苦如詩所稱薄伐獫狁荆舒是懲卽盛世何能去兵所以卹其情者固自有道也幽厲之時以禽獸視民苕華桑柔諷刺悲怨而國步從可知已嗟夫前代興亡之跡昭昭史冊間其本原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斯民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爲人上者柰何不思所調息而培養之哉我國家屯政不修兵

無土著故北邊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徵調東南
拒倭征苗亦藉召募如日今朝鮮之役羽書六道
竭海內之兵力以赴焉謂足以威服醜夷保障東
藩似矣然能保其無異域之悲離曠飢寒之怨否
也杞人憂天爲眾所嗤今有睹秦隋之已事懷杞
人之私憂者有識之士其將嗤之已耶抑亦深維
遠慮而預爲善後之圖耶

軍情

詩抑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

擊鼓聲

踴躍

坐作擊鞀之狀

用兵

戈戟之屬

土功

國城中

漕

衛邑名

我獨南行

夫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呼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邱文莊曰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闕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爲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效王天

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
何窮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埽

盤墻而棲日時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子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
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
于埽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入出尚
有日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
何而不思也哉

邱文莊曰謝赫得曰雨雪霏霏遺戍役而頌言歸
期也卉木萋萋勞遠卒而詳言歸期匹往之使宰
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
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
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

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閱勞之仁豈有
無期度者哉今君子子役至于不期其期仁恕之
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
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爲邊鄙之戍沙漠源寒
之寒交蒸瘴毒之烈一籍邊關永無可歸之期窮
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
上也自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閱其情如
以恩而厚其實則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庸
末之禍起於寵節桂林之戍
不更後世人主向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

菜名

采薇薇亦作

生出地也

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

曉也

止靡

無也

室靡家玁狁

北狄

之故不遑

暇也

啓

曉也

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

蒲

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甚貌

行道遲遲

長遠也

載渴載飢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

詳見真氏前書

朱子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此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戍也直以嚴狃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尋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野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邱文莊曰采薇之詩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慰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疢焉者今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

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該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及其役之也又能察深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上所知有所効力則不爲人所掩如此則役雖勞也而忘其爲勞雖憂也而忘其憂而一於敷君王之

旅而功無不感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陵之華芸其黃矣

朱子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荏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

無妻日矜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栲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邱文莊曰先儒謂荏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

獨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
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以降
爲國風也隨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閑之
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品味焉其向日思
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
於天道人得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
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
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
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旗旐有闕

亂生不夷

平也

靡國不泯

波也

民靡有黎

黑也

具

俱也

禍以燼

原

燼於乎有哀國步

運也

斯類

急蹙也

朱子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
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

登壇必究

卷十六

軍情

七

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窮歿而後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慙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在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變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

滅也資也

天不我將

養也

靡所止疑

定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爭也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

病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源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爲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
然不知誰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

鄉字居也

我生不辰

時逢也

天俾

厚也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

見瘠也

孔棘

也我圉

邊也

詩廣曰土字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邱文莊曰柔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難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類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擊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以相哀相怨

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邱文莊曰復請除其賦役也

光武時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邱文莊曰高光皆起自兵間日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况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微卒殆窮於閩漢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立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然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
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
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
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
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
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
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
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

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

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邱文莊曰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日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陷于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爲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爲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贄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坐隅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勤于心

宋太祖時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卒○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邱文莊曰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孽孽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則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爲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旣用人力必歸人之身非徒歸其生而必歸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尙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朝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入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邱文莊曰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

朱子曰循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邱文莊曰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
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初
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
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
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
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
有屈而無不伸則此爲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
在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
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
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唯責下之盡義非
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循而拊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爲將
者少不得也而爲君者亦豈可少哉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